

### 話別

由於筆者生病的緣故，本專欄停了兩期。這次的病是胃潰瘍，但因延誤就醫而失血過多元氣大傷，只好乖乖聽從醫師的囑咐，將手邊諸事放下，安心休養。稿不寫了、課不上了……倒也真輕鬆了不少，然而畢竟是誤了正事！是故謹在此向本通訊的讀者和編者表示歉意；也借此一角，謝謝大家在此期間對筆者的關懷和體諒。

休養期間，筆者曾反覆思考本專欄的一些事：幾篇已發表過的文章應該改寫，和如何改寫會更好；也思索過還有什麼題目可寫。可是一想到「天下無不散的宴席」，則感觸良多；算算篇數，本專欄已累積了三十五篇，換成日子業已超過三年。該告一段落了吧？想當初，是應總編輯謝教授瀛春力邀，才允諾執筆。三年來，幾乎沒有讀者迴響，所以也弄不清楚本專欄有什麼效果。再者，據總編告知，明年他不會繼續編此通訊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趁此就告一段落？

所以，這一篇短文是本專欄的告別之作。

既是告別之作，就決定不再另啟新的命題，因為一個新命題通常需要分幾個相關的題目，連續刊登幾期才算完整。本期僅就已發表的文章中挑選一則更新，權充告別之作。

在已發表的三十五篇短文中，反應最多、意見最多的，是第一篇「智慧的考驗」。所以，本篇就以：再見「智慧的考驗」為標題，與讀者暫時話別。

謝清俊謹識

在本專欄的第一篇文章①中，首先出了下面這個考題：

從前有一個國王膝下無子，只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寶貝女兒；所以，他想招個既聰明又有智慧的女婿來繼承王位。於是，全國舉行選拔，選出了三名最聰明的年輕候選人。國王興致勃勃地親自召見他們，並當場出了個考題，來甄選最有智慧的一個作為乘龍快婿。

國王說：「我這兒有五頂瓜皮小帽，戴在頭上時是看不見自己頭上帽子顏色的。五頂中有三頂黑的，兩頂紅的。現在給你們每人戴上一頂，我要考考你們，看誰最快知道自己頭上帽子的顏色。」於是，國王矇上了三人的眼睛，給每人戴上一頂帽子，然後宣佈：拿掉矇眼睛布的時候，這場甄選的競賽就正式開始了。拿掉布之後，彼此看到了另兩位候選人帽子的顏色，可是，三人都露出遲疑的神色……

寫到這裡，暫且打住。如果讀者您是候選人之一，那麼，請閣下說明您頭上的帽子是什麼顏色。

本專欄第一篇將這個考題的解答分三個層次。第一層最膚淺，解答者只會從自己的角度看問題。當他看到了兩頂紅帽子，當然知道自己是戴著黑帽子；但是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的，因為考題中已說明「三人都露出遲疑的神色……」。如果他看到一紅一黑，他會算出還剩下一頂紅帽子和兩頂黑帽子。在只能獲知這麼多的信息下，充其量他只能猜是黑帽子，因為猜中的機會有三分之二。如果他看到兩頂黑帽子，則剩下的是兩紅一黑，同理，也只能猜是紅的。多年來筆者曾以此問題測試許多研究生，很多乖寶寶型較用功的學生，只能做到這種層次的解答。這種解題的方式屬於科學的方法，因為只用到了數學和邏輯來解題。

第二層較深，解答者不僅能從自己的角度看，也要會從他人的角度看問題。於是，他就比第一層者能獲知更多的信息，因而解答就更完整。比方說，他看到一紅一黑，那麼從戴黑帽者的角度看，自己就一定不是紅的：要不然戴黑帽者豈不看到兩頂紅帽子了嗎？所以，可借第三者角度看到更多的線索，進而可判定自己的帽子是黑的。若看到兩頂黑帽子又將如何？還是可由另兩人的角度觀察：如果自己是紅的，那麼另兩人看到的都是一紅一黑。在這情形下，這兩位聰明人怎會一直不知道自己不會是紅帽子？所以，即使看到兩頂黑帽子，自己的帽子還是只有黑的可能。這種解題的方式可算是科學的；也可算是人文的，因為考慮到「人」的因素。

第一層的解沒有什麼智慧可言，解答者只會從自我的角度，利用一己所知的技能（推理和機率）來解題。在第二層，智慧開始萌芽；因為此人已能不再以自我為限，能夠從他人的角度關心、思考問題。畢竟在智慧裡是不可能私心，也不可能為一己所限。

在最深的第三層次，則是要能觀察問題的整體：不僅從三位被測試者的角度，也要能從國王和從做事的態度、方法和倫理上來思考問題。國王的考題對三位被測者應該是公平的<sup>②</sup>，基於此，三位都應該戴黑帽子。看起來，似乎這解法最簡單，其實，要知曉什麼是公平、發現公平對這考題的意義，並做正確的推理和判斷，除了要能正確的洞察世事外，其人文修養更非前兩層次者可以比擬。這是基於人文的解法，用到人文的知識、經驗和推理。解題者綻放出智慧的光芒。

上述的三種解答方式，後兩者都能找到正確的答案。然而究竟那個更高明？讓我們把原來的考題略作更動，改得稍為複雜些來測試。假設考題比原來的多了一頂黃帽子，也就是總共有一黃二紅三黑。處此情境，若仍沿用前述的兩種方法來解，顯而易見：第二層的方法會增加許多困難，因為帽子各種組合的數目增加了，不僅推理面臨較複雜的組合，甚至還產生許多不確定性。例如，見到一黃一黑，或是兩黑，此時就不易推測自己帽子的顏色。然而，用第三層的方法，則解法依舊；因為公平的狀況還是只有一種，增加一頂黃帽子並不影響先前的公平狀況。由此看來，第三層的方法應是最佳的解法。

若探索第三層解法的極限，還可以繼續增加帽子顏色和每種顏色帽子的數目來試。比方說，再加一頂藍帽子，並不會增加解題的困難；繼續增加兩頂綠色的帽子，也還是一樣。若再增加三頂紫帽子呢？那麼就出現兩種公平的形式：三人都戴黑帽子，或都戴紫的。所以解答並不難，那就是：看到別人戴什麼顏色的帽子，自己的帽子就是什麼顏色。

推到極限，設若  $n$ 、 $m$ 、 $p$  都是任意的數目（正整數），如果把原題改成：有  $n$  種顏色的帽子，各一頂；有  $m$  種顏色的帽子，各兩頂；有  $p$  種顏色的帽子，各有三頂或更多，則答案還是同上<sup>③</sup>。也就是：看到別人戴什麼顏色，就說自己的是什麼顏色。可是，若用第二層的方法，不用等到這麼複雜，早就無能為力了。

人文的方法，無論是求新知或解決問題，常有上述的特性；也就是其方法可以是解某一類的問題的通則。像本文所舉的例子，解決問題的方法一直沒有變，即把握「公平」的原則。原題變得複雜，並不影響解題的方法，只是使「公平」呈現許多不同的外貌（形式）罷了。若能體會考題的意義和故事的情境，更可以刪除與題無關的組合，使解答更精簡、準確。

順便一提，理工的學生絕大多數習慣於忽視此考題的情境（context）。也就是說，他們會忽略故事中自認無關緊要的情節，只留下五頂帽子和三個被測試的「人」作為解題考量的核心；致於這三個人是什麼人、聰不聰明可能都不管了。這麼做是蠻符合科學方法的，也表示學生長期受科學方法的陶冶，名副其實的訓練有素。可是，這情形也意味著他們完全受制於科學方法，無法跳出「科學式思考」的牢籠；因為他們無自覺之明，什麼事都用科學方法處理。然而究竟使的一招一式是什麼方法？適不適合解現實的問題？事前都沒有絲毫的警覺心。這是時下學生的通病<sup>④</sup>。

人文的方法是很重視情境的，這是人文與科學主要的差異之一。所以，科學長於解通則，而人文可解通則，也精於解個案<sup>⑤</sup>。忽略情境的結果就是將問題一般化、通則化。如此一來，就失去個案的細節，也失去了對問題「敏銳觀察」的機會，而「敏銳觀察」正是人文不可或缺的能力。

寫到這裡，算是把原來「智慧的考驗」一文作了較完整的補充。「君子之別也，贈以言」，就以此文作為臨別之禮吧。

Bye bye！賽啣拉那！Adios！再見！咱們後會有期！<sup>⑥</sup>

註：

- ① 請參見：民國九十二年九月本通訊的謝清俊專欄。
- ② 被我測試的博碩士研究生，沒有一個能正確的做到後兩個層次的解答，能做到第一層的解答者，已經是表現最好的。有個學生辯稱：國王可能有私心內定女

婿的人選也不一定，所以出題不見得會公平。學生之所以有這樣的思惟，也許是受時下政治人物言行的影響吧！試想：如果國王有私心，考題豈不是沒有意義？何況，國王自己本來有權選擇女婿，何苦多此一舉招考？這樣的辯稱，若不是不明事理，就是學政客的硬拗，實不足為訓。此外，還有學生的解答居然是：國王的宮殿應是金碧輝煌的，一定有反光的東西，所以我首先要找的反光的東西，就可以看到我頭上帽子的顏色。這樣的答案真是「天真有邪」，其行為絲毫沒有道德倫理的考量。這也許是迷上「腦筋急轉彎」或「橫向思考」之類的書，忘本得末，中這類的毒吧。不過，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解答，卻是極佳的負面教材，它正好說明：正確的心態、認知、方法和倫理考量是人文必需具備的修養，也是開發智慧的必要條件。

- ③ 面對這樣多顏色的帽子，「公平」的情況會變得較複雜。例如：三個人可能都戴不同顏色且各只有一頂的帽子，類似這樣的考題也是公平的。可是，這類考題的解答全憑猜測，考不出被測者的程度，所以沒有意義。若將這類的組合排除，則不難推得如文的答案。
- ④ 有許多非理工科的學生也是這樣。也許是長久以來科學的威力和對人文、社會影響太大了，非理工科系的教學竟也近朱者赤：對此毫無警覺，也不以為意！這可作為人文教育沒落、人文與科學教育失衡的見證。
- ⑤ 通則與個案即屬佛學中常說的共相與別相。若用共相與別相所涵蘊的意義來說明，則人文與科學相異之處，將敘述得更周延。
- ⑥ 本來沒有必要以四國語言道別，可是近年來中外語言混雜使用的情形很普遍，國人不愛惜自己語言文字的情形，更是世界之奇、世界之最。有些人自己標榜人道，連原住民的語言都不遺餘力努力保留；可是遇到中文，卻極盡糟塌之能事。荒唐之事莫過於此。這感慨，也算是一則臨別贈言罷。

✿ 本文約三千七千字